

刘征之卷

第一辑

当代杂文选粹

第一辑

刘征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 秀 牧惠主编

当代杂文选粹(第一辑)

刘 征之卷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8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59,000 印张：3.75 印数：1—10,300

书号：10456·173 定价：0.72元

湘艺：86—11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1
“帮”式上纲法	3
自以为聪明的蛤蟆	8
骏马和骑手	10
○○○○○	13
杜甫的生活情趣	17
红烛和闪电	22
河水和大堤	24
“砸”和“拜”	26
关二哥传	29
偶然想到三则	36
“孔砚”小考	39
有感于吃甲骨文	41
借名、盗名和拜名	44
燕子和田鼠	46
破“千年一贯制”	49
月亮和诗人	52
光荣的荆棘路	54
语义学小札	57
狐狸分肉	60

拜月与哭驴	62
想不通一例	64
芥豆杂议二则	67
从宫廷糕点说起	72
播谷篇	74
妙语录音	81
说“缘”	84
白马非马?	86
《圣教序》杂议	90
庄周和鲫鱼	93
大吃大喝漫考	96
虎年谈“摔”	100
聪明的猪	103
姑妄言之三则	106
叶蓑小集	110
编者后记	115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

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七月

“帮”式上纲法

偶于垃圾堆中拾得一叠纸，纸已敝旧，纸上字迹歪斜，如蛇蝎走。仔细辨认，原来是林彪、“四人帮”的手抄秘本《罗织罪状大全》中的几页，专讲“上纲法”的。捧读之余，心惊肉跳。倘非敢于公然践踏人类正常逻辑之徒，谁能使用此法？！急为刊布，以警世人。原作无题，题目是我加的。

披金拣沙法

施行此法，要善于在无量数真、善、美中找出假、恶、丑。比如，一匹白马身上有一根黑毛，一亿匹就有一亿根黑毛。把无量数白毛隐去，把一亿根黑毛凑在一处，不难造出一匹黑马。一位姑娘的脸上有一个雀斑，一亿姑娘就有一亿个雀斑。把一亿张如花似玉的面容隐去，把一亿个雀斑凑在一处，可能有磨盘大。然后指给人们看：什么西施，什么杨贵妃，原来是这样的母夜叉、丑八怪！剥掉画皮，露出本相。

〔口诀〕

披金拣沙手段高，
不怕罪证找不着；
一年话有十句错，
十七年间二百条。

无中生有法

施行此法，诀窍是在“无”字上狠下功夫。你说“要浇香花”，但你没说“要锄毒草”；你没说“要锄毒草”，你就是鼓励放毒草，就是主张让毒草自由泛滥。你说“人必须吃饭”，但你没说“人必须革命”；你不说“人必须革命”，你就是放弃革命，背叛革命，你就是主张地主资本家卷土重来，你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你的丑恶嘴脸，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口诀〕

无凭无证也无妨，
全凭无字做文章；
于无云处叫下雨，
于无赃处巧追赃。

古今焊接法

施行此法，要敢于魔术般地缩短时间，用一种离奇的焊接术把古今硬联在一起。比如说，把髻发美女的头焊在恐龙的长脖子上，把喷气发动机装在孔夫子的车子上。你说五百年前某州某县的老百姓

吃树皮，你就是说五百年后的今天所有的省所有的县所有的老百姓都吃树皮。你说二百万年前一位猿人叹过一口气，你就是说二百万年后的今天一切现代人都都在叹气。你的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的鬼蜮伎俩是骗不了人的。

〔口诀〕

神行缩地失真传，
而今新法缩时间；
古人面上两行泪，
流过人间五百年。

抽 象 取 义 法

施行此法，妙在抽筋拔骨，从有血有肉的躯体中抽出并不存在的幽灵来。在春天刮起扬沙折木的老黄风的时候，你骂一声：“妈的，这春天！于是舍去讲话时的具体条件，把这句话“抽象”出来，你就是诅咒一切春天，你就是妄想焚花斫柳、烹莺煮燕，让严寒回潮。你的险恶用心，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吗？

〔口诀〕

抽象取义办法强，
具体条件管他娘！
咬牙挤眼擤鼻涕，
从此条条能上纲。

漫天类比法

施行此法，要巧于强拉硬扯，随心所欲地作荒唐的类比。你长胡须，耗子也长胡须，你就是耗子的本家。你在床上睡觉，臭虫也在床上睡觉，你就是臭虫的同伙。你咳嗽，刺猬也咳嗽，你就是刺猬的应声虫。你为了杀鸡在磨刀，十万八千里外爪哇国的一座古庙里有个强盗也在磨刀，你就是同强盗狼狈为奸，图谋杀人越货，你也是一个江洋大盗。如若不然，何其相似乃尔！

〔口诀〕

毫不相干怕什么，
黑线相牵凭我说；
鸡和鹌子同生翅，
鹌子准是鸡大哥。

去真存伪法

施行此法，奥妙在于指真为假，将假作真。象魔术一样，说它有就有，说它无就无。你说“注意防火”，其实“防火”是假，要放火是真。你为太阳唱赞美诗，其实赞美太阳是假，咒骂太阳是真，在你的赞歌背后掩藏着几亿吨超级炸药，妄图一举炸毁太阳。你是个货真价实的阴谋家、野心家！

〔口诀〕

真真假假假真真，
真假全凭两片唇。
说你假来真变假，
说你真时假也真。

编余赘语

还有几段，如“斩头去尾法”、“黑白颠倒法”、“火箭拔高法”等等，有目无文。大约是因为上述诸法如通，即可举一反三，不言自明矣。最后一页讲的是“使用须知”，可惜纸已发霉，字迹漫漶，只剩数语可读，道是：“欲诸法生效，须用万斤铁锁锁住被批判者之口，使之不能申辩。专政必须全面，锁口理所当然”云。

呜呼！浩劫虽消，当思痛定之痛；前车足鉴，愤揭百丑之形。愿子孙万代，永绝此患！

（《人民文学》1979年第8期）

自以为聪明的蛤蟆

连日赶路，唐僧很疲劳，躺在草地上睡着了。他骑的那匹白马，跑到小河边去吃草。

一只蛤蟆从破荷叶底下钻出头来，笑咪咪地说，“朋友，你们真的要一步一步地走到西天去吗？”

“要取经就不能怕走呀！”白马一边嚼着草一边说：“我已经换了一百回马蹄铁了，大约还得换一千回。”

“只是说说，是没有坏处的。可是当真走起来，未免太傻。这条路上，有火焰山，有稀屎洞，大小七十二洞，洞洞有妖精，你们可知道？”

“怎么不知道？可是只有这条路！”

“哈哈，路多得很呢！我也是有志于取经的，已经筹划很久了。比如说，我可以请旅行家燕子帮忙，听说他常去西天，就在藏经楼筑巢，请他捎回几片写着经文的贝叶来，并不算给他添麻烦。我可以请摄影师月亮帮忙，他飞过西天的时候，藏经楼就在他的眼下，请他拍几张经文的照片，也并不怎么费事。我还可以请鳌鱼帮忙，他常顺着通天河游到西

天去听讲经，借他的讲义抄抄，想他也不会拒绝。何必一定要冒九死一生的危险长途跋涉？你们怎么不知道找窍门呢？恕我直言，你们也未免太不聪明了！”

不聪明的白马，驮着唐僧，毕竟于公元645年，从天竺取来一千三百多卷经回到长安。自以为聪明的蛤蟆呢？至今却还是只有几片破荷叶，上面不见一个字。

（《新时期》1981年第1期）

骏马和骑手

时间：由你去想。

地点：台上也包括台下。

人物：骑士甲、乙、丙，他们的外表看不出差别。

布景：舞台正中，站着一匹高大的骏马。

骑士甲(看马，发现马背上有一个疮)：哎哟，这么大一个脓疮，发着臭气，叮着苍蝇。骏马，人们天天为它喝采，赞它那批竹般的耳朵，赞它那削玉般的蹄子，赞它那顾盼生风的神采。原来那些都是臆造的幻影，只有这脓疮是实在的。骏马是不生疮的，生疮就不是骏马。是什么？一头老牛，一头驴子，天晓得！骑着它，能够追风逐电、一日千里吗？哈哈，我不是唐吉珂德，我不能生活在愚蠢的幻想里。赶路，何必着急呢？反正是达不到目的地的，还是坐下来养养神吧！（坐下来，打着口哨，白着眼看天。）

骑士乙：呸，那里有什么脓疮！骏马是不会生疮的。这匹马是骏马，所以说它生疮是无中生有。不

信你去查看，《相马经》里的图象，昭陵六骏的石刻，郎世宁的《百骏图》，那各种各样的骏马有一个是生疮的吗？至于那马背，我们可以不去看它，或者用绣花的鞍子盖起来，再撒上些香水。唔，我应该骑上去，手举大旗，请记者拍一张出征的照片，好让全世界都知道，骏马并没有生疮。（猛力骑上马背。马感到疼痛，跳起来。把他掀在地上，他坐在地上喘气。）

骑士丙：你们俩这是怎么啦？（向乙）你不要喘气，（向甲）你呢，你也不要泄气。这马，是上等骏马，比得上大禹治水时骑的日行三万里的“飞兔”，比得上给穆天子驾车的腾云驾雾的“赤骥”。但是，如今它背上确实长了个脓疮，这可不能马虎。我要用最锋利的剑割掉它的腐肉，用最洁净的水洗掉它的脓血，用最有效的药敷在它的伤口上。（动手术）看，好起来了！抖一抖鬃毛，象飞起一团火红的云；伸一伸脊梁，象横起一架雄伟的山；蹬一蹬蹄子，震得大地打颤；长嘶一声，引得虎豹蛟龙都仰起头来合唱。它完全好了。我要立刻出发，骑着它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到春天永在的地方，到只有快乐没有烦恼的地方。它会如同每夜出现北斗星那样准确无误地到达的。（跨上骏马，马如飞箭离弦，疾驰而去。）

骑士甲、乙：哎哟，慢点儿，慢点儿！本来该由我

们骑，这是怎么说的。

骑士甲：由它去吧！既然曾经生疮，将来也未必不生疮，可见未必靠得住。

骑士乙：由它去吧！既然承认它生过疮，它就有了污点，将来未必走得正。

观众：犹疑什么？还不赶快追上去？再晚就来不及了。愿意骑马的人不会遭到拒绝，那马背宽得很呢！

骑士甲、乙(猛然一惊)：等一等，来啦！（跑下）后台传来一串急促的马蹄声。

幕落，但也可以说幕刚刚拉开。

（《人民教育》1980年第8期）